

歷史會說話

白崇禧祕史

(下)

老諸葛是小說·小諸葛是歷史

● 唐德剛

長於用「計」，拙於用「間」

但是歷史人物，均各有其極限。有其長必有其短。——上述老諸葛之短，固為小諸葛之長；而老諸葛之長，亦正是小諸葛之短也。是亦將相異格，不可相兼。拙篇不應節外生枝，多述題外之言，就此打住。

然縱從單純的將才立論，小諸葛亦難免尺有所短。蓋白崇禧固長於「用計」，卻拙於「用間」。用計如上舉諸例，毋煩再註。而「用間」，則深不可測矣。其大者如國際黨際之政治謀略，實一言難盡，亦非拙篇題內了事。言其小者，則軍事情報也；則離間敵將也。

小諸葛既是披堅執銳之戰將，亦為足智多謀之軍師。其在統一廣西，乃至北伐、抗日諸戰役中，可說是攻無不剋，計無不售。可是在抗戰後的國共內戰中，則是攻未必剋，計未必售了。例如白崇禧主持「華中剿總」期間，某次亦嘗佈下袋形重圍，以千百木箱搬運假輜重，企圖誘引軍火奇缺之共軍劉伯承部南下入穀，以便圍而殲之。獨眼龍（劉伯承）笑而領之，使小諸葛枉費一番心計而一無所獲。其所以然者，理由蓋有如下數端：

第一，獨眼龍亦共軍中之龍也。慄悍而足智多謀。與白崇禧小諸葛對陣，正是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材，高下未卜，而白崇禧以韓彭龍鳳及沈鴻英之流視之，便是目中無人，計有不售了。

第二，便是共方「用間」之高明，實遠非國方所可比於萬一了。言其著者，則蔣介石、史（迪威）之間和蔣介石、桂系（李、白）之間的矛盾，實多半出諸共方之挑撥（用間之一種）。當然「國（民黨）必自伐，然後共（產黨和民主小黨派一起）伐之」。自己

不爭氣，別人才能乘虛而入。須知蔣介石、李宗仁、白崇禧在「統一兩廣，協力北伐期間」，原都是國民黨政權這個「百年老店」中，最重要的原始股東。股東不合作，把老店鬧垮，被後起的競爭者，在商戰中趕出股票市場，是誰之過歟？雙方都有責任！我們寫歷史的，把他們「三七開」「二八開」或「對開」，都是不易下筆的。——讀者知否？他們之間鬥爭的事實是寫不盡的啊！手一鬆便是幾萬字。

第三，再談談最低級的諜報戰。國民黨上下各級的軍事組織中，可說設個核心設共諜臥底！中央系的劉斐、郭汝瑰、熊彙荃……不用說了。桂系中的劉仲容、吳石、謝和賡也都是桂系核心人物。那位名影星王瑩的丈夫，我們「安徽女婿」大維謝，在戰後留美期間，與筆者曾是極親密的朋友。他和熊彙荃（密執安大學研究生）一樣，也都是很明顯的國民黨第三梯隊接班人。換言之，國民黨如「戡亂」成功，消滅了共產黨；或執行「政協決議」，國共合作，成立「聯合政府」，則這群第三梯隊的小領袖像熊、謝諸同學，必然都是國民黨的大官。國民黨如被共產黨打垮，如後來的事實，他們也都是早就篤信社會主義，是社會主義祖國的開國功臣——這都是周恩來一開頭便同他們講明了的。這也是有一「狐狸」之名的周恩來，能兼顧信仰、思想和個體的人情以及政治野心，而「用間」的，最高明的手法。

這種昇華到化境的「用間」的技巧，雖孫子復生，也應自嘆弗如。羅貫中杜撰的老諸葛，和在國民黨中作褊將，而有志難伸的小諸葛，真是何能與之相比？打敗仗，良有以也！

火燒連營三千餘里

大陸政權易手原因

當然以上筆者批評白崇禧將軍「長於用計，拙於用間」講的只限於歷史事實。至於他因限於客觀環境，長才未展，有志難伸，那又是另一回事了。

白崇禧若論其「本領」（英文字蓋可用Potential譯之），他實在是當年國軍中，既能衝鋒陷陣，也能運用巧計奇謀，指揮百萬大軍的第一位良將——日軍侵華主帥岡村寧次也說要替他拎皮包的最傑出的指揮官。他認為對日作戰，對共作戰，都要用「總體戰」。換言之，那就是共產黨口中的「人民戰爭」——把全國人民組織起，來他個汪洋大海，把敵人淹掉。可是白氏能知而不能行。——他的所謂「桂系」，原只是國民黨「非主流」中的一個窮省政權。抗戰軍與與中央合作，逐漸就變成個純軍事派系。「黨」「特」均非其所有。搞理論、搞組織、搞情報……均離不開「中央」，而「中央主流派」的江浙幫，又防桂甚於防共，防白甚於防李——桂系原有的文場班底自程公思遠以下，除了個粗線條的甘介侯博士之外，幾乎全被CC挖去。武場班底，原有的「張桂軍」底子，也被中央分化了，剩下只有些忠王侍王四眼狗等一窩小將領。廣西母省之外，只統治了一個安徽省。而這個原是曹操、朱元璋、老子、胡適等的老家的安徽省，他們又沒有好好把它建成個「中華民國在安徽」，終於也弄出一些「做安徽人的悲哀」來。——省籍情結，原是我们中華國寶啊。

筆者在哥倫比亞大學為李宗仁將軍撰寫回憶錄時，想不到最大的阻力，竟出於有「安徽、北大、哥倫比亞」情結的胡適之先生。胡氏一再執意勸我「不值得寫」。我若不堅持造反有理而聽了胡適老師的話，「李宗仁回憶錄」篤定不能出爐的；因為李宗仁那時與哥大在意見上有很大的矛盾（見筆者所記「撰寫『李宗仁回憶錄』底滄桑」一文）。

李宗仁一怒之下，曾有意要甘介侯先生另組班子，自行寫作。

其實甘介侯那時並無其撰寫條件，而我對李、白二公則是由衷敬佩的。——我也告訴胡適老師（他戰時不在國內），戰時戰後，「我們安徽」（胡適口頭禪）的情況，也不比其他各省更糟。「我們安徽」的衛老總立煌，治理河南時，搞個「一路雞聲到洛陽」（衛立煌是個合肥老母雞），也弄出許多「河南人的悲哀」來。那時全國都疲癯殘疾，國府「王綱解紐」、「五子登科」，覆巢之下，哪有完卵呢？

在那種形式比人強的情況之下，我對白健公這位良將的未盡所長，倒是為他十分惋惜的。

毛澤東說，「我們的國家是軍隊打的」，這句話，確是事實。白崇禧也說，國民黨在大陸上的失敗，軍隊打敗仗是主要原因，其如經濟問題，通貨膨脹，民心士氣之崩潰，都是跟着來的，這也都是事實。

問題是：

抗戰勝利後，國共兩黨的軍事實力是不成比例的。何以國軍四百萬貔貅，在短短四年之中，一瀉如注；兵敗如山倒，直至全軍盡墨。

最不堪想像的則是，自長春、瀋陽、平津、濟南、徐蚌、京滬、湘粵、川黔，一直到海南島，敗於同一「圍殲」的模式之下。——真是說不盡的相思，一路圈兒圈到底。上中將主帥被臨陣活捉者數十人。少將以下的校尉被捕者數萬人，真是古今中外戰史所未有。待程潛、陳明仁在長沙叛降之後，白氏將華中桂系餘卒撤至兩廣老家，冀圖恢復北伐前情勢，憑險據守。孰知蔣公竟將原在贛南、東江各部迅速南撤，使兩廣右翼頓折，共軍乃自東而南而西，將兩廣部隊包圍繳械。桂系老本，一時俱盡。隻身飛往四川之李代總統，發現四川皆是中央嫡系，他隨時有失去自由的可能，乃逃往昆明依滇軍盧漢，忽發現盧漢已有異志，乃又匆忙飛往香港。真惶惶如喪家之犬。

內外交煎，竟至便血盈升，命在呼吸，乃率性飛往紐約，一逃了事。

「德公呀！」我記得我曾執簡而問之，「您為何不飛去台北坐鎮呢？」

「我怎能去台北？」

李公嘆息告我，「台灣都是蔣先生的班底，我們鬥了幾十年，我要去做張學良嗎？」

可能是人有見面之情，憑良心，我那時對李德公的處境倒頗為同情。後來蔣經國總統在其回憶錄中，也不是直呼李、白為「桂系軍閥」嗎？

再加上一些「彈劾案」，李宗仁有張學良之隱憂，又怎能說他是「過慮」呢？

那時我也認識了一位CC系國民黨中常委黃宇人先生。黃公告我，他在廣州時曾與何應欽將軍詳談國事，何氏嘆息地說，總裁是

決心要消滅桂系。

果然在廣州雷州都全部棄守之後，在民國政壇上風雲數十年的新老桂系，至此就片甲無存，煙銷雲散了。李宗仁流亡異域，最後「落葉歸根」（李氏離美前一再對筆者強調的話）。白崇禧滯留台灣作「桂系軍閥（蔣經國書上的話）」，終於未等到做今天的「張學良」，就鬱鬱而死了。

寫歷史和傳記的人落筆至此，不免要問一聲，國民黨在大陸上那樣轟轟烈烈的政權，領導抗戰八年，卒使我奄奄的一息的衰老民族，起死回生，實五千年國史上所未有。

何以一旦土裂山崩，一至於此？

不才授中國近代史數十年，幾乎每學期皆以此為大考課題，使諸生答卷。大學青年中才智之士的答案，真是百家爭鳴，莫衷一是，然極少以軍事戰敗為主因者。

數十年來，愚亦遍讀中外史界賢豪之鉅著，其共同答案，也大致與我課堂中，學生答卷，無大軒輊。然自五十年代始，我個人受聘撰寫李、白二公之傳記，遍讀相關史料，即深感國共兩黨在大陸上政權之易手，最主要原因厥為國軍在戰場上之挫敗；而戰場挫敗之主因，實是最高統帥不知兵，指揮窩囊之所致也。

——想當年劉先主伐吳，他把反對伐吳之軍師孔明，留於成都，自將十餘萬精兵，連營結寨，自三峽順流而下。滿期一舉掃平東吳，獨據長江。誰知時不旋踵，竟至「火燒連營七百里」，幾至片甲不留，主帥僅以身免；三峽之中，蜀兵「屍骸漂流，塞江而」（見《三國志》陸遜傳）。

——劉備原是人君國主之材，縱曹操、孫權都讓他三分。

然其天賦不是韓信、李廣等人的軍事專才，卻偏要自己指揮大軍去和敵方的名將衝殺。其窩囊指揮，就必敗無疑了。

良將不用扼腕惋惜

吾人讀史，以民國比三國，則國共戰場上，國軍四百萬大軍之挫敗，又豈止「火燒連營七百里」哉？自長春至兩廣，那是「火燒連營三千里」啊！是耶？非耶？是誰之過耶？

——試想：徐蚌會戰時國軍有美式配備精兵六十萬，竟於黃淮大平原中被「圍」。終至全軍盡墨，主將（杜聿明）被敵人活捉，成何體統？在此大平原中，設有野狗六條，村農欲圍而捕之，都難乎其難，況六十萬精兵乎？

——虎將杜聿明之被擒，實主帥指揮之窩囊有以致之。捨此不咎，而謬怪三五萬援軍之緩發，終是刀筆吏之言，為治史者所不取也。

余於李、白二傳殺青之後，始讀到「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」（中央研究院，近代史研究所，一九八四年台北出版），其中有一段，可謂所見略同。當近史所訪問者問白將軍，「大陸之敗，非戰之過」？健公答曰：

我不以為然。最重要的還是軍事。軍事逆轉，經濟亦逆轉，大陸才崩潰下來。三十五年關外有五個美械軍。四平街一戰把林彪打

垮了，旋克長春。如果我們一直打，打到哈爾濱、滿洲里、佳木斯，把他們打完了。把東北民衆組織起來。把頭一等的軍隊調回關內打聶榮臻，這是完全不同的剿匪軍事。戰事好敘，其他一切也不至於崩壞下去，可能就獲得勝利。（以上第一一四次訪問，五十五年〔一九六六〕六月四日）（見上引「訪問紀錄」下冊，頁八六五）

我們寫歷史的，只寫「既成事實」，不應亂說「或有可能」。可是國軍之火燒連營三千里，則是「既成事實」，而敗的模式，又是一字號的被「圍殲」。這個「一路圍兇圈到底」，一圈三千里，也是事實。而白崇禧這位名將的一技之長便是「包圍」和「反包圍」。據說他下圍棋的棋術，也是如此。筆者爲他寫傳時，遍查他個人的作戰史——從打韓彰龍兄弟，到台兒莊、崑崙關，無不如此。國民黨有此善打包圍和反包圍的第一等良將而不用，卻要由個不知兵的主帥御駕親征，去打他個火燒連營，則讀史者，就不能不爲他們扼腕惋惜了。

李宗仁先生曾錯怪蔣公，說四平之役，蔣不許白之追擊，是出於個人嫉妒。事實上是出於馬歇爾之勸阻。殊不知，「淮海（徐蚌）會戰」之後，斯達林亦曾特派米高揚至西柏坡告毛澤東，不許共軍過長江，毛拒絕聽命。其後毛晤斯達林，曾爲此違命事而道歉。斯達林笑曰：

「勝利者是沒有錯誤的。」——蔣、毛二公對支配我們的洋上司聽命違命之間，我們的國軍就大有不同了。

白先勇老弟告我，他尊翁小諸葛一生對其他戰役，都沒有太多介意，只有一九四六年的「四平街之役」，他老人家每次提起了，都蹬足憤恨不已！

——這大概在小諸葛心目中，蔣如當初聽他的話，對林彪追擊下去，「剿匪軍事……可能就獲得勝利」吧！

歷史就是歷史，治史者只有秉筆直書之而已，未敢妄評也。

最後我想乘機報導一下，我寫「白崇禧小傳」的經過。在五十年代中期，由於「中國熱」發燒，哥倫比亞大學曾募款數十萬，建立了一個「中華民國名人傳」的研究「計畫」。選擇了第一等民國名人四五百人，各寫小傳一篇。另擇次要名人約六百人但書其傳略。這爲主的四百名人則由美國治中國近代現代史的專家，分別執筆。

我那時正在寫「李宗仁回憶錄」，按理我應寫「李宗仁小傳」，親炙李德公，越夕可成也。

無奈洋人老闆衆多，競爭激烈，我如爲李傳執筆，難免有「洩密」之嫌。張三不願洩，李四不敢要。李傳乃改由戰時曾任美國駐北平總領事，而爲日軍所俘的克勒伯（Edmund Curbb）執筆，我就改寫李公的老搭檔「二人原是一人，今人也是古人（李白）」的白崇禧了。

今人寫今人，難免有褒貶，有「洩密」，往往會引起個人間之糾紛，因此該書其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部出版時，皇皇四巨冊，就變成集體著作了。各小傳的作者，均不分別署名，并且傳而不評。筆者原著曾有評論，爲主編者所勸阻。傳述亦以篇幅關係被刪減甚多。本篇拙作，只希略補英文原作之缺漏耳。乞賢達正之。

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九日匆草於三藩市